

藝文

記

銘

跋

傳

宜陽縣志

藝文

記

燕堂記

宋富弼

佐著作樂君宰福昌築室樹下走使問名於余且揭地圖以來
謁辭爲志按圖福昌古宜陽地戰國韓所都西壓秦境二國爭
勝相攻取此爲兵衝西南有山極高似熊耳漢樊賊委甲齊之
是則古戰場也唐二京往來南路近出縣側人甚囂坐世以迴
故徑取崤澗爲東西道由是此路遂僻今人舉洛都寰內邑歷
歷獨福昌居勝絕二山夾起迤邐西去峻聳如峙河流在中鄉

人濬其流以蒔稻橫斜瀦獻枝驚豚散爲畦爲隴爲溝澮爲堤
塍方如碁者逾數萬計厥田膏沃多邱陵原岡厥植多竹蘭多
松柏於近水多蒲蕖蕙芷厥獸多熊麝麋麋厥鳥多鷺鷥鷓鴣
山水重疊氣秀色潤不假御桴舟馳驚瀾而坐見江山又風俗
富腴人情舒閑耕者漁者或傍山址或臨水湄與野物雜居不
識鬪爭樂君長於治劇至是法令罕任收志靜慮而已一日得
廳背露地誅叢薄發石礫代以潔壤迺溝迺塹作爲是室以納
休燕林木透邃左右回合前俯池縱廣裁百尺水色溶漾風去
如鑑飛梁跨越渴虹下飲中有亭曰凝碧後倚山屈折而上凡
數十步脅間有亭曰凌雲周旋環視羣峯插天相連無間噫不

出戶庭而所得之景如遊萬里外思水則臨流思山則登後
亭登臨既忘于是立而憩偃而寢起而吟咏圖書琴瑟玩好古
器莫不備具熙熙雍雍不知景物之怡乎情也娛燕如此予命
名曰燕堂堂東西五楹南北五椽任材之質不以藻畫自興工
至畢凡二十日明道二年冬月記

舊志

陶公壽堂記

金王 廷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聖賢之
言若合符節今夫學道之人多墜於旁門小道窮年兀兀了無
所得良可嘆哉先生姓陶氏名復朴道號曰冲子東萊人自幼
入道雲遊四方於大宋中嘗至是邑愛其山水清秀慨然有卜

築之志自以年尙少參同未廣復去至覃懷遇米真人而道益振內丹外藥兩得其傳大安初由永寧來遂定居作終焉計一日語衆曰縣稍東錦屏山半有古洞予昔嘗居焉卜曰可同爲一遊衆如其約既至有石洞三西曰紫雲東曰懸空其上曰玉芝可容數十人懸空者舊名也紫雲玉芝先生命之也皆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及有翠崖蒼壁珍木異草並立叢生有雲腴石髓瓊將玉液饑飡而渴飲綠陰四合瑞靄氤氲耳萬籟以忘机目長川而久視恍惚變化莫能名狀眞神仙窟宅也雖邑人有至老不能到者亦其分也梯石而下有一小石窟形如臥虎先生指之曰予年七十有八生死無常欲卜此以爲將來藏骨

之所公等當爲我成之。雖且命僕預爲之文，僕應之曰：有生必有死，死者數之終也。雖自古登真之士，亦所不免。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不生不死，其惟神乎？形何預焉？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在天清而散，在地濁而聚。先生可謂得造化之原，了死生之事。練神以爲仙，豈以死爲忌哉？旣承命安敢固拒，謹秉心稽首而爲之辭。其辭曰：

大道無形	體用幽玄	唯我陶公	深得其傳
名以復朴	號爲日冲	軒轅宗派	太清家風
其肆不替	其居不擇	進退自如	遊真之客
把握造化	提携陰陽	劍吼鎚鳴	神應無方

離有入無 離無入有 有無相生 鱗飛鼎走
日宮產兔 月殿生烏 放去放來 照海元珠
擇得其人 付以口訣 總總相傳 黃芽白雪
生必有死 死必有時 道無所忌 預爲之辭
貞祐丙子仲夏門人段體道等立石

按陶公嘗自題其洞中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
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
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志

嵩州福昌縣崇真觀記

金李純甫

紫府李冲霄以書來謁曰連昌之東十里而近有鎮曰韓城當
伊洛之衝大聚落也距鎮而北僅百許步枕爽塏之地實五嶽
之故宮諸道流舍於其中以奉祀事絳人許希言者輸粟於大
司農得名於祠部曰崇眞觀伐石以志之碑旣磨矣介僕以請
於夫子尙憐其意而辱賜之文幸甚純甫復之以書曰吾子旣
許之矣我豈敢辭雖然假吾子之言問其主人五嶽之宮旣自
有名而代以崇眞必以其眞爲可崇也將以觀其門壇其庭緇
其衣而齋者爲眞乎此名也非眞也將以殿其室繪其神火其
香而醺者爲眞乎此像也非眞也將以讀黃庭大洞陰符靈寶
之書者爲眞乎此語言也非眞也將以熊經鳥甲猿戲龜伏之

狀者爲眞乎此形骸也非眞也將以老鐵頑石煉黃金丹砂卻
老而辟穀者爲眞乎此藥術也非眞也將以蟲書雲篆召玄宮
太山役鬼而使物者爲眞乎此方技也非眞也將以納息藏精
交蒼龍白虎者爲眞乎此氣血也非眞也將以存想出神見青
童玉女者爲眞乎此神魂也非眞也主人必不能對或問於吾
子以何爲眞則應之曰我獨泊兮其未非如嬰兒之未孩此博
大眞人之語也眼如耳口如鼻者沖虛眞人之語也心若死灰
形若槁木者南華眞人之語也當自此入主人必曰此眞人之
眞旨我非眞人豈能學耶則叱之曰汝非眞人豈假人乎而欲
學爲待渠注思復叱之曰非我同學烏得正覺眞傳其書於石

以塞吾子之命大金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月癸丑之吉 增

嵩州福昌縣竹閣禪院記

金雷淵

自虞人水衡之官廢而天壤之間山林嘉處皆爲佛老耆流之所專然其徒有勤惰其法從而喧寂其居之興廢隨之洛邑天下之中西走嶠函山水雄隘關而河之特用武之地稍折而南不三數舍至女兒山下崇岡限其陰洛水貫之水原衍沃修竹喬木彌望泉行竹間泠泠有聲出其途者頓忘嶠函塵土登頓之勞而恍然如行畫圖異境也其封域古韓介於周秦之間民力穡而能勞苦迄今猶然厥田宜稻與麻極水陸之饒道連昌抵三鄉而西得浮屠之居曰竹閣負崇岡而面女兒萬竹森然

爲之衛自門而陟漸而至其堂得岡之高齊之有二泉出其腹
珠璣冰玉傾刻百斛寺仰以清而竹仰以茂也或曰竹非山石
間物性殊喜水凡山之有竹者必泉之所出也階升而入有閣
之象合是式物浮屠所以得名與貞祐初余與友人文士劉景
元嘗一遊焉時秋冬之交霜清氣肅南望女几千鬟萬髻秀峙
於風塵之表西睨烏啄白馬諸峯皆嶄然柱天玉色連延無有
間斷計四時之景倏忽變化而無窮俛視洛川縈紆如綬其灌
漑之利不知其幾百千畝慨然念神禹之功平揖竹君歲寒之
色凜然可畏降而酌泉漣乳留牙頰間終席有餘味蓋嘗歎曰
茲殫天下之美而浮屠氏終日享之不既幸矣乎十年於今念

之不置也居大梁一日有僧福汴來謁袖出數詩有島可之姿
試與之語劇談山林之勝而驟及竹閣且避席曰此寺僧德鑒
實主張之願丐文以爲之記茲僂僂叩門之意也則應之曰吾
儒者也談一浮屠居之勝不若攷其山川風俗之所以然記一
夫之勤惰不若推本道術廢興之由三代以降田不復井吾民
之貧者數口之家至無厝足之地雖石田犂确下田斥鹵有盼
盼然終身不能有尺寸者而浮屠氏方鼓其師之說擅其膏腴
占其名勝飽食煖衣若子若孫交手付畀夫道之不行吾徒實
任其責而君等實享其利且任其責者固負負而無可言至於
享其利亦當力求其所以然庶幾不自愧云竹閣名寺由唐懷

簡師則然五代嘗併於三鄉寶雲大定間佛圖之子白雲智海師居之時朝命頒四方若寺若觀凡無古可考者皆撤之遂還舊牒傳其徒悟公至德鑒崇慶初再入粟助縣官經費錫名仍舊德鑒王氏子童時以誦經得僧服嘗爲本州僧官錫和衆大德號旣嗣悟公法勤而有立一方嚮服遂新其門廡像設奐焉丕變予初未嘗面特福汴云

壽安亭記

縣治之南有山曰錦屏其中聳然特起者爲玉柱峯又東十里則壽安山也相傳呂仙洞濱留題錦屏山中昔人嘗亭其上匾曰烟霞前達魯花赤王倫不花重新之而山徑崎嶇往來者或

憚焉玉柱峯之下夷曠演迤後倚大石前臨清流凡山岳之起
伏河洛之濚迴闐闐之生聚林木之陰翳可一覽而有焉至正
元年冬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分司眞定史公質巡歷至縣見
而嘉之復命爲亭咸憚於改作獨主簿慨然以爲己任公大喜
遂名曰壽安篆三大字而去主簿蒞事廉明民安其政乃度縣
事之當爲者次第而舉遠近響應鳩工擇材數月而集新亭其
一也亭三間崇二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廣如之經營於至正九
年二月落成於五月規模偉麗丹雘輝映增石爲基駕木爲橋
而又爲廬舍其傍俾民居守之而復其力役所以圖經久焉亭
旣成傑承乏來此咸請述所以爲亭之意而刻諸石予按宜陽

古洛州壽安縣召伯巡行南國聽政之所也部使者命亭之意曰錦屏曰玉柱非不美也而獨因壽安以爲名何哉竊嘗思之斯亭之作非徒爲燕遊以遐豫也聖天子在上愛養斯民蓋欲四海熙熙皞皞涵濡于至治之中樂于無爲永其天年而安居仁壽之域也使者咨詢以問其疾苦郡縣承流以達其德化凡所以爲吾民之計者曷敢不盡心焉噫人情莫不欲壽也吾之登斯亭田野之間有天厲摧折而不得其壽者乎有愀嘆憂苦而不遂其生者乎所以扶之而不危者盡其善乎遊息於此其必有思焉旣思之斯有以處之矣然則仕於是邑而登斯亭者必休休焉俯仰無愧云

光武廟記

元劉傑

宜陽縣治之西九十里有鎮曰三鄉唐屬福昌卽古宜陽也治之西北山高數仞古柏蒼然漢光武之廟在焉建武三年光武降赤眉於此明帝卽位遂詔立廟歷代咸無紀述其有碑碣可攷者重修殿庭于周顯德五年復作寢殿于景德三年而已我朝至元二年里人蔡順復增修之作山門闢輦道締構完壯結甃周密東西二廡寢御之所娛神之庭后土之祠撤其朽腐加以丹黝煥然一新迄今十有六年日修月葺惟恐廢墜余爲縣令寓此乃請爲文記之余按樊崇之兵實起於王莽天鳳五年地皇三年始以赤眉爲號破廉丹誅之於是漢宗室之兵遂起

春陵矣更始元年崇來降既而逃歸二年復西歸長安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進至宏農夏六月進至華陰秋九月入長安冬十二月殺淮陽王二年春正月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秋九月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帝遣將軍馮異入關徵禹還京師敕曰甚無與窮寇爭鋒赤眉無故自當東來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冬十二月三輔大饑赤眉東出帝遣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又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華陰遂戰破之三年異與禹與赤眉戰敗績馮異復與赤眉約期會戰大敗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